

# Dead

Dead Tomorrow

「  
明日  
花  
黃  
日  
」

著——(英)彼得·詹姆斯  
译——王莹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Peter James*

by — **Tomorrow**

---

# 明日花黄

*Dead Tomorrow*

(英) 彼得·詹姆斯 著

王莹 译

DEAD TOMORROW by PETER JAMES  
Copyright: © 2009 Really Scary Books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Blake Friedmann Literary, TV and Film Agency  
through Andrew Num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3 NEW STAR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明日花黄 / (英) 詹姆斯著, 王莹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3.3

ISBN 978-7-5133-1049-9

I. ①明… II. ①詹… ②王… III. ①侦探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306320号

---



**明日花黄**

(英) 彼得·詹姆斯 著; 王莹 译

**责任编辑:** 邹 璠

**责任印制:** 韦 舰

**装帧设计:** @broussaille私制

---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 刚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 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 话:** 010-88310888

**传 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

**印 刷:** 北京合众协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1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9.375

**字 数:** 339千字

**版 次:** 2013年3月第一版 2013年3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33-1049-9

**定 价:** 4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 1

苏珊恨摩托车。她常常对纳特说，摩托车能致人于死命，骑摩托车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事，讲了一遍又一遍。纳特告诉她，实际上，从统计数字来看，她是错误的。只要这样一说便会使她激动起来，这叫纳特大为开心。他还说事实上你所做的最危险的事情便是一脚跨进你的厨房门，那里是你最有可能死于非命的地方。

对于一个有着多年医院从业经验的专科医生来说，这便是纳特在自己的工作生涯中每日亲眼所见的情况。当然也有一些骑摩托车出的重大事故，但是没有什么能比得上在厨房里发生的。

人们常常因为把叉子戳进烤面包炉里而触电身亡，从厨房的餐椅上摔下来而扭断了脖子，被食物噎住，或者因食物中毒而死。他特别喜欢和她说起一个受害者的故事，那是一个被送进苏塞克斯郡皇家医院事故急诊室的病人。这家医院是纳特的工作地点——或者毋宁说这里就是让他劳累过度的地方。这个病人弯腰把头塞进洗碗机里去疏通，结果被一把剔骨刀戳伤了眼睛。

他总喜欢对她说摩托车一点也不危险，即使像他这辆超大的红色本田火刃摩托车，能在三秒种内达到每小时六十英里的车速，它也是安全的。问题总是出在其他在公路上跑的人身上，你只要提防着他们便没事了。嗨，他的火刃和她那辆噼啪作响的奥迪 TT 小汽车比起来，留下来的尾气不知要少多少呢。

但她对他的这个说法总是置之不理。

对于他的牢骚她也同样置之不理。他不断抱怨说又要与那些法外之民——他老是这样称呼他的岳父母——一起过圣诞节，因为离圣诞节只有五个星期了。他已故的母亲教导他说，你可以选择你的朋友，却无法选择你的亲戚。这真是再正确不过的真理。

他不知在什么书上看到过，说一个男人娶了老婆，总是希望她永远不变，但是一个女人嫁了男人之后，她每天要做的事情便是改变她的丈夫。

这方面苏珊·库柏可是干得呱呱叫。她使用了女人的兵器库里最具破坏力的武器：她已怀孕六月有余。当然他也自豪得很，这倒是实话。可是当他想到自己不久就要面对的现实时，便不禁大为丧气。火刃不能再骑了，得代之以更为实用的东西——某种牌子的小汽车或是公共汽车。这是为了满足苏珊的社会良心和环境意识。一辆该死的柴油和电气混合动力车！看在上帝的分上！

这样还会留下多少乐趣呢？

他凌晨才回到家，此刻正坐在餐桌边打哈欠。他们这幢小屋子位于罗德梅尔，离布赖顿<sup>①</sup>有十英里远。他盯着电视上的早餐节目，看阿富汗自杀式炸弹爆炸的新闻。电视屏幕上显示的时间是八点十一分，按照他的手表来看是八点零九分，可是他内心却仍然认为这是死沉沉的黑夜。他用匙子舀了一些全麦早餐麦片送进嘴里，就着橙汁和黑咖啡大口吞了下去，然后便匆匆忙忙地上了楼。他亲了亲苏珊，又在她隆起的肚子上拍了拍，便说了句“再见”。

---

<sup>①</sup>布赖顿：英国南部濒海的城市。

“小心骑。”她说。

你认为我能怎么着，难道要危险地骑吗？他心里这样想，但没有说出来，只说了句：“我爱你。”

“我也爱你，给我打电话。”

纳特又亲了亲她，然后便下了楼，把头盔用力拉到头上，戴上皮手套，几步跨出屋外。这是一个霜冻的早晨。他从车库里推出他那辆沉重的红色摩托车，然后砰的一声把门关上。这时天才刚刚亮，地面上虽已结霜，但已经好几天没有下雨了，因此路上没有出现透明薄冰的危险。

他抬头看看拉上了窗帘的窗户，然后便压下火花塞，将他心爱的摩托车发动了起来。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次骑他的摩托车了。

## 2

在林恩·贝克特的生活中有几个始终存在的因素，罗斯·亨特医生便是其中之一。当她站在他诊所的门廊上，敲响门上的电铃时，心中这样想。事实上，如果她扪心自问，也很难说出其他始终存在的东西来——除了失败，那简直是如影随形。她擅长失败，向来如此；说起失败她真是成绩斐然，能够打败整个英格兰。

简单说来，她的生活就是长达三十七年的一连串灾难。先是从小事情开始的，像七岁时食指尖让汽车门给夹了下来这样的事。随着生活日渐板起了它严峻的面孔，她的失败便稳步向前，越变越大。为人子女时她使得父母失望，为人之妻又使得丈夫失望；现在作为一个单身母亲，她在各方面又使得她那十来岁的女儿失望。

医生的诊所设在一座英王爱德华时代的大别墅里，位于霍夫一条安静的街上。以前这条街上都是住家，但是如今许多带平台外廊的大屋子早已拆除，代之以公寓楼房了。大多数尚存的，就像这座一样，都被改成了事务所或是开业医生的诊室。

她走进熟悉的门厅，里面发出家具上光漆的味道，还夹杂着一丝防腐剂的的气味。她看到亨特医生的秘书坐在最里头的办公桌前，忙着打电话，便悄悄走进候诊室。

这是间大而黑暗的屋子。她在这里出入十五年，房子却依然没有什么变化。粗糙的水泥天花板上的那块水渍，看起来还是模模糊糊地像澳大利亚的地图。壁炉前面摆着的仍然是同一盆橡胶植物，同样令人熟悉的发霉的气味，同样不配套的扶手椅和沙发。它们好像是在时间的迷雾中，被人从一个从事房屋物品出清的拍卖商手中以整批买进的廉价方式收购回来，全部放在了这里。甚至连放在房间中央的那张环形橡木桌上的几本杂志，看起来这几年也从未更换过。

她一眼瞧见一个虚弱的老头深深陷入一张扶手椅中，椅子上的弹簧都戳了出来。他把手杖插入地毯中，用手紧紧地抓住它，仿佛不想让自己完全陷入椅中而消失不见。坐在他身旁的是一个满脸不耐烦的三十多岁的男子，身穿一件镶有天鹅绒衣领的蓝色上衣，正一心一意地在他的黑莓手机上忙着。架子上放着几本小册子，其中一本告诉人们要如何戒烟。但以林恩目前的心境，她倒是宁肯有人来劝她一句“多多抽烟”。

桌上放着一本新近的《时代》杂志，但她此刻完全没有心思看书。昨天下午早些时候，她接到了亨特医生的秘书打来的电话，让她本人第二天一早就到诊所里来。从那之后，她就几乎没有合过眼。她因为血糖过低而发抖。虽然已服过了药，可是那之后她就几乎没有吞下一口食物。

在一张直靠背的硬木椅上坐下之后，她从袋中翻找出两片葡萄糖片，丢进口中。为什么亨特大夫急着要见她？是关于她上周做的血液检测吗？或者是关于凯特琳的？这似乎更有可能。她以前也曾这样害怕过，一次是在她自己的乳房上发现了一个肿块，还有一次是她发现女儿举动怪异，以为那也许是脑部长肿瘤的症候，因此万分恐惧。结果是医生亲自打了电话过来，告诉她好消息，说是活检、镜检，还有血液检测的结果都很好，没什么可担心的，没有什么可替凯特琳焦



虑的。

她把双腿交叉，接着又把它们放开。她衣着鲜亮，身上穿的是她最好的一件大衣——蓝色中长的羊毛和开司米，一月份促销时低价买到的；里面是一件深蓝色的针织上装、黑裤子和黑色的小山羊皮靴。尽管她心里决不会承认，每当她来看医生时，总是要设法使自己显得好看一点。她的打扮决不是为了勾引人——她早已失去了这项技能，更不用提有什么自信去做那件事了——但至少也得打扮得像个样子。亨特医生的女病人中至少有半数以上在暗中喜欢着他，她也一样。可她从来也不敢让医生看出来。

自从和马尔科姆分手以后，她的自我估价便一落到底了。作为一个三十七岁的女人，她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她的几个朋友以及她那已故的妹妹都告诉过她，如果能找回她那失去的体重，她还会有魅力得多。她知道自己很憔悴，这一点只要照一照镜子便能看到了。她的憔悴是对一切事情的操心引起的，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六年多来对凯特琳的病情的忧虑。

凯特琳过完九岁生日之后不久便第一次诊断出了肝脏疾病。从那以后她们俩便一直像是走在一条长长的黑暗的隧道中，没完没了地看专家，没完没了地做检测。在苏塞克斯这里只是短期的住院治疗，长一点的住院治疗是在皇家南伦敦医院做的，最长的一次几乎长达一年。在凯特琳的胆管上做手术插上支架，然后又做手术把它们取出。没完没了地输液。她有好几次因为疾病而极度虚弱，在课堂上就睡着了。她终于不能玩她心爱的萨克斯管了，因为她发现自己已无气力来吹它。凯特琳自从进入少年期，就变得越来越容易生气和反叛，因为她总要不断地问：为什么是我？

这个问题林恩无法回答。

长久以来，也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她焦急地坐在苏塞克斯郡皇家医院的事急诊室里，看着医生治疗她的女儿。凯特琳十三岁时，有一次从饮料柜里偷喝了一瓶伏特加，所以不得不去医院洗胃。另一次是她十四岁时，从屋顶上掉了下来，砸在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上。然

后就是在一个可怕的夜晚，林恩在凌晨两点钟时走进凯特琳的卧室，发现她两眼发直，浑身流汗，却冷得牙齿发颤，声称自己吞下了一片迷幻药，是布赖顿的一个小混混给她的，弄得她直头痛。

每一次，亨特医生都会来到医院，和凯特琳待在一起，直到他认为她已经脱离了危险为止。他本来不必这样做，可这是他的行事风格。

此刻，门开了，他走了进来。他身材高大而优美，穿着一套细条纹的西服，态度和蔼。他有着一张俊美的脸，再配上一头椒盐色的波浪形头发。那双温和而关切的绿眼睛有一部分被半圆形的眼镜遮挡住了。

“林恩！”他那有力而活泼的声音今天早晨却令人奇怪地有点儿克制，“进来吧。”

罗斯·亨特医生在接待他的病人时有两种不同的表情。林恩作为他的病人，这么多年以来惯常看见的是那种发自真心的温和的微笑，是一种表示“看见你真高兴”的笑容。以前她从未看见过他这种若有所思的咬住下嘴唇的怪模样。这副表情他愿意私下藏在心中，不愿意把它表现出来。

可是今天他脸上就是这副表情。

### 3

这里是一个设置汽车速度监视站的好地方。每天开车急急忙忙进入布赖顿市的上班族们习惯于沿着这条刘易斯公路往下冲一段。他们都知道这里虽然限速四十英里，但开过交通灯之后便可以毫无顾虑地加快速度，不必再在同向双车道上减速。直到他们到达车速监视探头为止，几乎有一英里的路好开呢。

那辆有着蓝、黄、银三色方格图案的宝马车<sup>①</sup>本来停在一条旁路上，被一座公共汽车候车亭遮挡住一部分。此时它却突然开了过来，在这一大清早给大多数司机带来了一个不受欢迎的心惊肉跳的瞬间。

警察托尼·奥莫托索站在汽车的远端，举起他的激光测速枪，利用车顶做依托，将红点瞄准前面几辆车的车牌。只要他认准哪辆车超速，便可以用这种方法清楚地显示出那辆车的车速读数。他对准一辆丰田小轿车的车牌扣动扳机，发出咔嚓一声。数字识读器显示出时速

---

<sup>①</sup>在英国，警车会涂以蓝黄相间的方格图案作为标志。

为四十四英里。司机发现了他们，这时已经踩到了制动器上。按照严格的规定，可以允许他超速百分之十，顶多再外加百分之二。这辆丰田车一路开过去，制动信号灯闪烁着。然后托尼又瞄准了一辆白色的运货大卡车的车牌，时速四十三英里。接着又是一辆黑色的哈雷摩托飞速开过，速度超过了规定，但他没能及时盯上。

托尼的路警同伴伊恩·厄珀顿站在他左侧，一等托尼发出叫喊便准备跳出来。伊恩·厄珀顿身子又高又瘦，头戴帽子，身穿显眼的黄马甲。两个人都冻得要死。

厄珀顿看着那辆哈雷。他喜欢它们，所有的摩托车他全都喜欢，成为一名摩托骑警是他的理想。但是哈雷却只能作为巡逻摩托车。他真正喜爱的是高速赛车，像宝马、铃木隼摩托、本田火刃等。摩托车这种东西，为了制伏它们你必须屈身伏在上面，而不仅仅是转动一下把手，把它们当成方向盘来使。

一辆红色的杜卡迪重型摩托就要开过来了，但是开车的人发现了他们，已经把车速减慢，车子就像在爬行。从外车道上又开过来一辆破破烂烂的绿色的福特嘉年华，显然并没有看到他们。

“嘉年华！”奥莫托索叫了出来，“五十二！”

警察厄珀顿前跨一步，示意车子开过来。但是，不知道是没看见还是有意，汽车开了过去。

“好吧，追！”他大声读出车牌上的字，“W432CPN！”然后跳上车坐在了方向盘后面。

“浑蛋！”

“婊子！”

“你们怎么不去追真正的罪犯？”

“是啊，就知道迫害那些开摩托的人。”

托尼·奥莫托索转过头来，看见两个青年没精打采地走过去。他想要对他们说，那是因为英国每年有三千五百人死在公路上，而一年之中被谋杀致死的人也不过是五百人。就因为坐在嘉年华里面的那个臭狗屎，我和伊恩一个星期之中每一天都他妈的得去公路上搬死尸，

清走破碎的尸块。

但是他没有时间这样说。他的同事已经把蓝色的顶灯打开，灯在闪闪发光地旋转着，警笛也呜呜地叫了起来。他把激光枪扔进车后座，从前面爬了进去，摔上车门，用力扯出安全带系上。此时，厄珀顿已经开大汽车油门，一脚踩到底，朝着车流的一个缝隙开了过去。

他感觉到腹部深处一股肾上腺素猛地冲了出来。他将脊背靠在了椅背上。啊，没错，这就是这项工作最激动人心之处。

安装在汽车仪表板上的自动车牌号码识读影像屏嘟的一声向他们发出信号，上面显示出了那辆嘉年华的资料索引 W432CPN。它没有交税，也没有上保险，登记表明这是一个已取消资格的司机。

厄珀顿将车开上外车道，快速向嘉年华追过去。

正在此时一个无线电呼叫传了过来：“呼叫 HT42。”

奥莫托索回答：“我是 HT42，请讲？”无线电呼叫员说：“我们接到一起报告，发生了一起严重的公路交通碰撞。一辆摩托车和汽车在科尔登单向车行道和迪奇林公路的交汇处相撞。请你们去处理。”

讨厌，他心想，不想放过那辆嘉年华。“好的，好的，我们已经上路了。请向布赖顿巡警发出一个警告：一辆福特嘉年华，车牌号码为 W432CPN，绿色，正在刘易斯公路上高速向南开行，即将到达环形路网。司机有无证驾车的嫌疑。”

他用不着告诉他的同事把车头掉过来，厄珀顿已经用力刹车。车子的右转向灯已经亮了起来，正对着迎面开过来的车流寻找一个空隙呢。

## 4

当马尔科姆·贝克特那辆已有三十七年历史的蓝色名爵轿车开过湿滑的路面，在交通灯前停下来时，他闻见了海的气息，觉得它越来越近了。海水那含有咸味的气息就像毒品一样浸透了他的血管。每隔一段时间，他要像吸毒一样给自己打上一针——去呼吸一点海水的气息。不到二十岁时他加入了皇家海军，参加了工程师的培训。从那以来他一生的职业生涯便是在大海上度过的，先是在皇家海军里干了十年，然后又在商船队里干了二十一年。

他爱布赖顿，因为它靠近海边。那里是他出生和成长的地方。每当踏上出海的船只他便觉得无比幸福。今天是他为期三周上岸休假最后一天，也将是他起程出海的第一天。他要上的船名叫“阿可迪”号，他在那里担任总工程师的职务。他成为整个商船队最年轻的总工好像也不是很久以前的事。但是现在，他已经四十七岁了，不久就要成为一名老兵，一个经验丰富的老水手了。想到这里，他不禁感叹了起来。

就像熟悉他心爱的船只上面的每一颗铆钉一样，他对自己汽车上的每一颗螺钉和螺帽也都很熟悉。他常常将它们拆开，又将它们拼装上去。他都不记得这样做过多少回了。此刻他亲切地听着空转的引擎的隆隆响声，觉得他听见了一点儿推杆的噪声，决定下次回来休假时将汽缸盖拆下来做一点修理。

“你没事吧？”简问道。

“我吗？没事，绝对没有。”

今天早晨天气很好，蔚蓝的天空清新干燥，没有风，海面平静得像一塘池水。经过了晚秋的风暴——那曾经令他上次在船上轮值时的情况万分危急——现在天气已经好转了，至少今天是这样；虽然天气很冷，但是阳光灿烂。

“你会想我吗？”

他将一只手臂绕过她的肩膀，紧紧地拥抱了她一下。“想得发疯。”

“撒谎！”

他吻了她一下。“我离开你的每一秒钟都在想你。”

“废话！”

他又亲了她一次。

当绿灯亮起来时，她踩下离合器踏板，把发出嘎吱声响的变速杆压到了第一挡，加快车速开下了斜坡。

“要想和一艘船挑战，的确很难取胜。”她说。

他咧嘴一笑。“今天早上那场做爱可是了不得的呀！”

“最好能够你用。”

“一定会的。”

他们向左转，开车绕过霍夫湖的一端。那里由两个人工湖组成，人们可以划船，上风帆冲浪课和试航航海模型。在他们前方，贴近海港的东部周边是一个私人街区，满是摩尔风格的白色滨海房屋。那里住了一些有钱的名人，包括希瑟·米尔斯<sup>①</sup>和流线胖子<sup>②</sup>这样的人。

---

①希瑟·米尔斯 (Heather Mills, 1968—)；披头士成员保罗·麦卡特尼的前妻。

②流线胖子 (Fatboy Slim)；英国知名DJ诺曼·库克 (Norman Cook, 1963—) 的个人乐队。

空气中的咸味现在更浓了，还掺杂了一些港口里含硫黄味的烟雾以及汽油、绳索、沥青、油漆和煤的气味。

肖勒姆港位于布赖顿霍夫市的最西端，由一个长达一英里的海湾构成。港口的两边沿线布满了贮木场、货栈、煤箱站和集料仓库，也还有一些游艇系船池和一个由私人房屋和公寓楼组成的分散建筑群。这里曾经是一个繁忙的贸易港口，但是随着大型集装箱船的数量不断增长，这个港口的特征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集装箱船太大，不适宜在这个港口停泊。

油船、较小型的货船以及捕鱼船仍在不断地使用着这个港口。但是这里来往的船只中最多的还是挖沙船，像马尔科姆的这艘船一样，在海底开采石子和沙砾，把它们作为骨料卖给建筑公司。

“这三个星期你有什么事要干呢？”他问。

是否信任留在岸上的妻子，是搁在所有水手们心头的一个问题，他刚进入皇家海军时便听人说过，有些水手的妻子每当丈夫上船轮职，便会将一小包奥妙牌洗衣粉粘在前窗上。这个信号表示：老家伙出海了<sup>①</sup>。

“杰玛要演的圣诞剧<sup>②</sup>你会赶不上了。”她回答道，“艾米两周后放假。我打算让她留在家，就在周围转转。”

艾米是简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十一岁大的女儿。马尔<sup>③</sup>和她处得很好，尽管他们之间总隔有一道看不见的障碍。杰玛是他们两人所生的六岁大的女儿，他和她就亲近得多了。她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开朗、非常自信的小人儿。这和他自己那第一次婚姻所生下的古怪、冷漠和多病的女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他也很爱那个女儿，尽管做了很多努力，却从没有真正地和她沟通过。一说起杰玛要扮演童贞玛丽，而他却无法看到，这便使他心中十分难过。可是他选择的这门职业使得他必须承担牺牲家庭责任这一后果，这一点他早就已经习惯了。这也是

---

①原文为 Old Man Overseas，缩写为 OMO，与奥妙洗衣粉的商标相同。

②原文为 nativity play，是关于耶稣诞生的戏剧，通常由儿童在圣诞节期间演出。

③马尔科姆的昵称。



导致他和前妻离婚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一次婚姻中的某些事情他还时常想起。

简开车向右转，经过一排排房屋，开上了沿着港湾南边的一条长长的笔直的马路。他看着简开车，她几乎是故意把车开得很慢，像是要延长和他在一起的最后几分钟。简虽然好争吵，却很逗人喜爱。她有一头红色的短发，一只骄横的扁鼻子，白色T恤外面套着一件皮夹克，下身是一条撕裂的蓝色牛仔裤。这两个女人之间有着多么大的不同啊！简是一个恐惧症治疗专家。她告诉他说她喜欢独立，每隔三周便有三周的自由时间，对此她十分珍惜。有了这三周的自由便使得她越发地看重他，胜过他完全在家的那种生活方式。

而林恩呢，她在一家讨债公司工作，总是欲望强烈，过于强烈。这件事是一个女人所要的，所希望的，甚至是渴求的。但是，这种欲望超过了限度。就是这样的欲望最终使得他们分开了。他曾经希望——事实上他们两人都希望过——有了孩子会改变这一点，但是却没有。

有了孩子使事情变得更糟。

车子慢了下来。简指点着，他们停下车，让一辆满载木材的卡车隆隆地开了过去。然后他们向右转，一直开进了索伦特骨科公司敞开着的大门。然后她把车停在保安部门的活动板房前。

马尔从车中钻了出来，已经穿上了他那套白色的连衫裤工作服和橡皮底的航海靴。他打开后备箱，提起他那只巨大柔软的行李袋，戴上了黄色的安全帽。然后他又从车窗中探进头去，和简吻别。这真是一个长久的，缠绵的亲吻。结婚七年之后，他们之间的感情依然强烈，依然有冲动，这是定期三周的分别所造成的。

“爱你。”他说。

“我也爱你。”她回答，又吻了他一次。

他是一个瘦高的男人，身体结实，长相英俊，有着一张开朗、诚恳的脸和一头粗密的短发，颜色已经由金黄色开始变淡了。他属于那类受到同事喜欢并尊重的人；他没有另一张脸，你所看到的他便是真正的他。